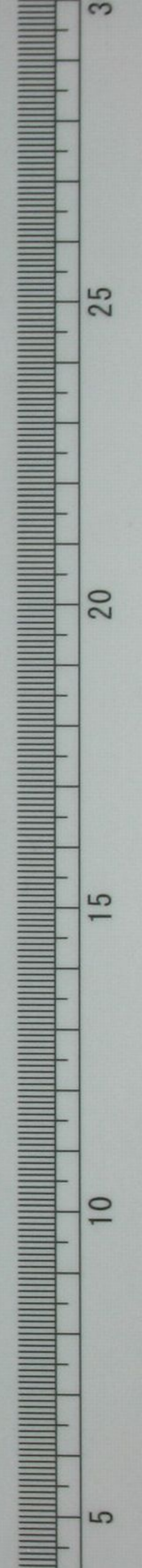




夜航詩話

五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73
5



文庫 17
W173
5

夜航詩話卷之五

伊勢津阪孝綽君裕著

男達有功校

說文賒貫買也按貫訓貸然其義頗異正字通假貸
無息為賒有息為貸又云懸買未償直曰賒說得分
明古譯於伎能累今言加計賀伊劉盆子傳來酤者
皆賒與之吳志潘璋性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
輒言後豪富相還姚合詩馬為賒來貴僮因借得頑
又讀書多旋忘賒酒數空還唐寅詩主人莫拒看花
客囊有青錢酒不賒高澂詩頻年罷釀老愛酒客至

夜航詩話卷五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孝善氏寄贈

010185193476

無錢強出賒其義可見也楊誠齋詩話云詩有句中無其辭而句外有其意者杜詩遣人向市賒香秬喚婦出房親自饌上言其力貧故曰賒下言其無使令故曰親然則在他席言賒是嘲主人之貧豈可乎哉陸放翁詩好事湖邊賣酒家杖頭錢盡慣曾賒言酒家識客不必索現金也某先生詩有杖錢酒可賒之句不成語矣爲詩不識字多貽笑者字義之說不可不講也杜詩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言既無錢可買又無處賒也邵註云無錢可賒是何言與不識字

而作註不但害古人之詩誤後學多矣

賒又訓遙然非但遠之謂羅鄴自說歸山人事賒周繇身沒南荒雨露賒言隔而不及也蘓頌春行日漸賒李中秋涼夜漏賒張錫春歸景未賒猶言長也韋元旦四望韶陽春未賒猶言深也王筠蟲飛曉尚賒范成大殘臘猶賒十日春韓琦尚去重陽五日賒洪邁節到中和暖尚賒言待之遲緩也唐彥謙興滿金樽酒量賒訓優言寬弘也戴叔倫王粲登樓興不賒僧處默十年歸恨可能賒猶言舒也方孝孺弟唱兄

酬興味賒亦訓深言不盡也謝眺徒使春帶賒駱賓
王坐憐衣帶賒猶言緩也韓偓本是謀賒死因之致
劫遷陸游過望猶賒死扶老又入冬又年踰八十猶
賒死寬賒之義猶云延引也是其義隨用隨轉讀者
詳之可也

依約依佈約略也蓋物色隱微之貌依微隱約其義
皆同若夫彷彿亦不分明之貌大同而小異也温庭
筠美人詩連娟眉繞山依約腰如杵趙嘏月詩何事
最能愁少婦夜來依約落邊城章冠之梅欲飄零猶

醞藉柳纔依約已風流楊萬里詩題霧中見靈山依
約不真皆謂微而不的也又白居易骨肉都盧無十
口糧儲依約有三年猶云大抵也

關珊凋散貌李群玉絲管關珊歸客散曹唐南斗關
珊北斗斜白居易春意關珊日又斜詩情酒興漸關
珊風景關珊欲過春韓偓飲席話舊多關珊樽酒關
珊將遠別皮日休細雨關珊眠鷺覺吳融圍碁關珊
半局和微醉曾鞏食筍花事關珊竹事初姜夔燈市
燈已關珊月氣寒高啓歲暮舊曆關珊欲罷看是也

韓偓枕霞紅黯淡淚粉玉闌珊言玉古而蒼老也范成大競舩人醉鼓闌珊言打鼓慢緩也又元稹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散讀平聲與珊同又作闌殘陳師道燈火闌殘歌舞散揚萬里元宵風物又闌殘俱音通也

宋人填詞爲一代絕藝猶晉之字唐之詩也是以其詩往往有詞曲之調昔人評張籍詩如優工行鄉飲醕獻秩如時有詼氣余於宋詩亦云甚則不啻入小石調直陷張打油胡釘鉸矣故學宋詩者須知是弊

而避其轍也

焦氏筆乘云蜀王衍宮詞月華如水浸宮殿近世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祖此然水浸宮殿雖有形容而乏醞藉入詞曲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真古今絕唱也又一書載李秋崖與金谷邨秋夜論詩時微雨新霽片月初生秋崖曰韋蘓州流雲吐華月興象天然覺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便多少著力谷邨曰豈但著力不著力意境迥殊一是詩語一是詞語格調亦迥殊也即如花間集

細雨濕流光句在詞家為妙語在詩家則靡靡矣此
可以見詩與詞之別猶國雅之與連歌也近人耽宋
詩率帶詩餘聲口殆以連歌體詠國雅者耳彼輩罵
明詩為偽詩此不尤偽詩哉

眼字稍而穩殊可吟玩五言第三字七言
第五字謂之眼字五言唐太

宗雲凝愁半嶺霞碎纈高天王維泉聲咽危石日色

冷青松杜甫峽雲籠樹小湖日盪船明雲氣噓青壁

江聲走白沙竹光圍野色舍影漾江流石角鈎衣破

藤枝刺眼新岑參澗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攔澗花然

暮雨潭樹暖春雲孤燈燃客夢寒杵擣鄉愁劉禹錫

秋蟲鏤宮樹野水齧荒墳白居易露竹偷燈影烟松

護月明仁風扇道路陰雨膏閭閻石片擡琴匣松林

閣酒杯吳融林風移宿鳥池雨定流螢賈島流星透

疎木走月逆行雲曉角吹人夢秋風卷雁群許渾晴

烟和草色夜雨長溪痕温庭筠葦花編席落松癭闌

欒櫨姚合萬愁生旅夜百病湊衰年馬戴紅韁跑駿

馬金鏃掣秋鷹周繇海濤椿砌檻山雨灑窓燈廖凝

衆木排疎影寒流疊細紋薛能戰血粘秋草征塵攪

夕陽僧齊已湖雲粘雁重廟樹刮風乾僧靈徹窓風
枯硯水山雨慢琴絃王安石城雲漏日晚樹凍暈春
深宋祈水落呈全嶼雲生失半山陸游灘急回魚隊
天低襯雁行楊萬里雨蒲拳病葉風篠禿危梢真山
民櫓聲搖客夢帆影掛離愁沈德符釀日圓鶯吻柔
泥固燕基七言杜甫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
山村李洞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鐙影裏煮孤燈許渾
青山有雪諳松性碧落無雲稱鶴心楊萬里幾絲微
雨喚前山半點輕寒健牡丹稻花雪白糝柳絮柘子

猩紅圍荔枝范成大誰從天上牢遮月不管人間大
欠詩李觀天放舊光還日月地將濃秀與山川渾然
圓妥工而無痕眼字亦謂之響字要活活則自響
敢論肯信忍能忍更可堪可無可能得非諸如此類
皆不用豈字而勢自相及王涯閨人贈遠不省出門
行沙場知近遠錢起故鄉多久別春草不傷情李嶠
不見祇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杜甫久客得無
淚故妻難及晨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起晚堪從
事行遲更覺仙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鷓鴣亦多時

不舟言言卷五
繡衣屢許携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短牆若在隨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徐夔一生有酒唯知醉，四大無根可預量。徐俯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陳造愁禁客舍雨，寒過杏花時。劉克莊夜寒不作關山夢，萬一君王起舊人。書生行李堪抽點，蕙苴明珠一例無。李仲淵可容贊善窺唐壤，要遣莎車拜漢廷。洪邁上苑春光無盡藏，可須羯鼓更催花。程俱離騷痛飲非名士，歎段還鄉亦善人。楊萬里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曾有

箇風流。徐渭試問歌臺生草處，當時曾許外人行。亦皆加豈字看，蓋古人多以語急而省其文者。如書不慎其德，雖悔可追。又我生不有命在天，左傳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孟子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不唯詩詞也。

文字有顛倒可用者，裳衣羊牛見詩國風，此其濫觴歟。如圖畫羅綺絃管毛羽，主賓弟兄淡濃白黑伊吾盧胡之類，固先後自在也。若其涉奇僻不得流便者，前脩有例不足多效，然至其不得已或隨韻而協之。

不舟詩言卷五
為歷舉古句以備副急之用爾古樂府獨漉篇夜衣
錦繡誰別偽真蔡琰悲憤詩登高遠眺望魂神復忽
逝張協紅粒貴瑤瓊陶潛江湖多賤貧又雷同共譽
毀謝靈運河充當衝要江淹玉樹信葱青駱賓王一
言忘賤貴李嶠聊將狎遯肥蘓頌寥沈秋先起杜甫
戀闕勞肝肺實唯親弟昆無端賊盜起黥染無滌盪
暄寒早早兮衣馬自肥輕韓愈誰與同息偃今知隔
明幽應對自差參藏昂抵橫坂磨淬出角圭韋應物
下以報渴飢白居易荷芟綠參差許棠汐潮通越兮

李山甫笑傲出衰盛薛光謙出雲為雨風孟翔蘿葛
冒紫綬李胄多慙接豆邊孟貫暮雲催燭燈方干何
路出泥塵徐夔深谷化陵邱姚合慎勿信邪讒令子
無寒饑陸禹臣丹竈席龍蟠僧皎然日月為虛盈寒
山子作事莫莽鹵無可呈詩問否臧集物圓方別齊
己詩推異輩流吟覺骨毛寒池塘啄細微貫休宗社
運微衰終須神鬼哀塵埃中更有埃塵李嶠壇場宮
館盡萬蓬李白長吁莫錯還閉關李群玉市朝遷變
秋蕪綠殷堯藩咫尺長陵又鹿麋羅隱不堪戎馬戰

征頻李咸用更教何處認愚賢唐求殿臺渾不似塵
寰李中新開幽澗蘚苔斑周曇子陽才業匪雄英孫
元晏幾施經略挫雄豪鼎分從此定雄雌魚玄機深
巷窮門少侶儔呂嚴迷途終是任埋沈徐鉉零冰響
珮環張耒肴酒笑俗具蘓軾萬世一仰俯公私困留
簪十年卧江海了不見愠喜林景熙海桑變紛紛翁
卷賦得拙疎性包拯草盡免狐愁唐觀恩光變燼灰
戴復古鳳麟不可見李觀柳下無仲尼小官終減磨
范成大云何人感欣乃係汝張歙陳與義聲到竹松

寒真山民卜鳩天雨晴韓維便收才業教虞唐林珙
人間斤斧難容手葉夢得浪愧將軍建鼓旗王禹偁
季路肯甘知己矣潘安毛鬣更皤然陳師道肯費精
神修客主稍回功譽入章篇韓駒更慙爾雅注魚蟲
曹輔攀蘿捫壁疲獲臧韓忠彥廟祠簪首尊先聖錢
勰出處未用相劣優王安石陰森喬木帶漪漣陳仲
平海山地僻少迎將汪大猷又向梅山得楷模姜特
立尚記金華舊範模若許詩篇數還往劉知過晚來
煙雨忽斜橫繆瑜勿以斯語同優俳汪元量地面官

不離詩話卷五
人餽酒葦陳傳良僧鐘遮莫報昏晨黃庭堅草木文
章帝杼機陳造假真笑我陳驚座日力孳孳有食眠
揚萬里半淡半濃山疊重其人甚遠只嗟咨陸游點
檢庭花見故新何物能爲我重輕桃李真成僕奴爾
劉克莊曝芹終欲獻清光卻以芸香自沐薰莫着輶
車辱戶門茲得姚鈔手闔開阡陌東西山北南免被
兒童議刻深葉隆禮畫圖著我筇蓑翁僧惠洪乞與
雲烟相盪摩鬢髮凋零伸欠中朱弁甘脆響牙齒陳
孚閭闔鷺鷥班趙秉文山頭佛屋五三間劉迎勝槩

須君與題品李沔龍野山川自吐吞蔡松年高人法
士互憎愛幾年和月買泉林周琦重江限越吳王逢
契濶商參恨誦絃家擲比歐陽玄石隙花開自夏春
薩都刺倚檻觀魚自悅怡張昱海水蓬萊見淺清王
惲綵締爲業略相同陳野雲方丈虛齋自廓寥薛宗
海實與萬民同戚休李東陽廟廊資治理貝瓊跡已
從信屈屠應拔江濶雨雲多遠祖幽僻宜淪隱俞安
期舟楫變昏朝王一鳴鼓鐘迎曙急揚慎焰騰金齒
蓄灰聚玉麟麒宋登春任爾呼牛馬隨予愛犬豚王

鏘如今松菊徑已傍席豺場表凱巨魚出没浪波腥
陳則不獨陽山死蔽薇邊貢荒涼棋社隔秋春李夢
陽可憐大厦須梁棟高士奇北窓風至似皇義彭年
梁稻方謀燕雀安許邦才野館孤燈半滅明張適荒
村迎送還難免王翱無復郊原伴黍禾張正蒙華林
園冷露霜凝黎民表雕楹深鎖柏松枝朱有燉凶吉
占年北俗淳袁中道塵事何曾掛笑顰字鑿之扁門
非敢傲隣比錢謙貞鹿蕉覆處難分鄭阮大鉞野犢
不知離黍恨鄒迪光梅檀都作麝蘭香許彬終南雲

歛障屏開熊卓野塘歷亂鷺鷗繁揚慎影形相贈晉
詩人宋節婦要把奸頑盡除掃僧來復種就曇花伴
象龍右隨得漫錄宜擇而取焉庶幾免乎窮斯濫矣
明景泰中一粟監不學判蘇州誤寫石人為仲翁滑
替者作詩嘲之曰翁仲將來作仲翁只因書讀欠夫
工馬金堂玉如何入祇好州蘓作判通天順初英廟
大獵從官皆戎服弓矢以護蹕應制賦詩祭酒劉某
詩以瑀弓為弓瑀大學生輕薄者帖詩於監門云獵
羽揚長共友僚瑀弓詩倒作弓瑀祭酒如今為酒祭

衙官何以違廷朝一時相傳以爲笑見升菴文集附記以爲戒

漢皋詩話云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慨慷瓏玲之語後人難倣效按魏武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岑參詩蒼然西郊遠握手顧慨慷楊雄賦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又見大玄經非創於韓孟也

王梅溪守泉州會邑宰勉以詩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爲庶民斟夫使爲司牧者皆若梅溪之存心又何患乎僚佐

之不善也真西山帥長沙示諸邑宰詩曰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亦宜使農官屬吏皆爲柱聯挂諸座右也

杜荀鶴再經胡城縣詩曰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嗚呼斯民太平之無日古今同慨也哉

白樂天詩取辭爲俗吏且欲救窮民又云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饑凍聲擊哉志也真萬家生佛矣宜所至遺愛之深也

李約觀祈雨云桑條無葉土生烟簫管迎龍水廟前
朱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絃呂溫早中見權
門移芍藥花云綠原青壠漸成塵汲井開園日日新
四月帶花移芍藥不知憂國是何人此韓退之詆京
兆尹李實所云春夏京畿大旱民乏食實一不以介
意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
免人窮至賣屋以應官者良可慨嘆也劉克莊憂旱
云暘鳥下飲百川空民自祠龍禱社公豈是長官渾
忘却水車聲不到城中余最愛之婉而成章風人之

旨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因憶宋人
楊仲元調宛邱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嘗旱此校
吏導民而然仲元入白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
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得
免稅此可作劉詩注說

凡諸侯府下神會景象關於地方盛衰之兆棚車鼓
吹倡樂雜戲風流盛觀令人驩虞四境之內扶老携
幼麇至蟻集填街溢巷誠亦昇平之樂事所謂百日
之蜡一日之澤也抑雖花費頗甚然小民多有藉此

資衣食者亦損富家之羨，雖以度貧民之餬口也。且親朋邀宴團樂，釵澗年例相期待，以為樂人情。於是乎萃矣，俗吏不知大體，宜無以徧見行殺風景，以致不祥之兆也。但好事強民，甚不可也。宋元豐中，蔡君謨守福州，上元夜，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有處士陳烈者，作大燈長丈餘，大書曰：富家一盞燈，大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此可以監也。抑亦君謨仁厚可尚，若遭頑昧暴官陳烈殆矣。

世有庚申會相傳，三井寺開祖智證大師西渡時傳來，謂人身中有尸蟲，亦云三彭。記人隱隱，每庚申夜，乘人睡，升告之天，或謂是夜有惡星降入人骸竅間，伺察其罪惡，蓋本道家之教也。於是俗間比隣結社，或鳴磬念佛，或置酒絃歌，徹夜守之，不寐不亦癡騃之甚耶。五雜組載祀竈神事，笑其不修行於平日而持素於一旦，政與此類。天其可欺乎。唐末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道士程紫霄笑曰：此吾師託是以懼為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

心常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
投筆鼻息如雷見避暑錄異端中自有可人
杜荀鶴將過湖南經馬頭山廟詩九江連海一般深
未必船經廟下沈頭上蒼蒼沒瞞處不如平取一生
心為愚俗臨事遽念佛者可謂喫緊痛棒矣醉古堂
劍掃云對青天懼聞雷霆而不驚蹈平地恐涉風波
而不疑為士君子者不當如是耶
司空圖狂歌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
龍飛轡長相窘何忍臨危更着鞭此戒好色自戕者

視鄭遨翠娥紅粉嬋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更婉而
有味宜書以揭于寢室也蕙畝拾英集載吳給事女
敏慧工詩詞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惑一妾緣
此遂病中風一日親戚來訪吳同妻在側因指妻曰
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大夫凡有所感者皆以為口
實是雖戲謔亦足以警矣

杜詩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此離拆白露明月而
倒用之語峻而體健上句蓋是夜白露節如別來頭併白相見
眼終青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委波金不定照席

綺愈依亦皆此法公袒審言咏月暫將弓並曲翻與扇俱團是其所淵源也

清人毛穉黃云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故拈險俗生澁之韻可無作也與余所雅言若合符節故喜而錄之

惺窩先生遊大德寺詩唱雷棒雨響西東知是高僧住此中野性由來無箇事瘦藤挑月倚秋風語意俱工足稱合作諸家選本不收此何耶蓋皆不見集本也余家所藏本有正保天子御製序夫布衣遺稿

得賜御序先生之德之至古今一人而已烏丸公光廣稱為華袞之榮云今本無載不知何謂良可惜也

日本詩史曰惺窩逃佛歸儒不畜妻妾不御酒肉人或詰之曰我歸於儒也崇其道耳不我知者謂為食色吾德不足服人不能不避嫌耳那波氏學問源流亦云蓋以為美談也余嘗竊謂先生豪傑之士斯文中興宗師乃區區拘乎俗見而大欠人倫之本又終身長齋徒為在家僧惡在其為先生耶恐其不然也

見林學士所撰行狀先生有男女子各一人性嗜酒痛飲而不亂又謝門人魚肉之餽數見書牘中答長嘯子書云荷一盃之嘉穀快屠門之大嚼又嘗赴駿府有別家歌情見乎詞年來疑案讀之曉然男即冷泉公爲景是也冷泉氏先生本房故入繼統官至中將先生文集公所輯也

薩摩沙門文之惺窩同時人書興曰鄉關千里喜生還鏡裏看來首已斑富貴熏天皆外物獨繙黃卷對青山亦合作也文之博學能文著有四書訓點南浦

文集如竹居士者文之高第逃佛歸儒然不畜髮不近酒色嘗仕我藩太祖後爲琉球王賓師詩史所錯稱乃斯人之事鳩巢文集有傳言之詳矣

唐人書詩文必用熟紙韓文公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用生紙寫急于自解不暇擇耳蓋生紙當是草上所用故以用此錄文爲不敏也熟謂槌熟唐書百官志秘書監有熟紙匠八人蓋打紙工也薛能詩越臺隨厚俸剡磴得尤名自註近相傳擣熟紙名磴陸放翁詩磴教紙熟脩溫卷儻得驢騎候熟官其義尤

明或人寫詩必用礬紙誤矣放翁又云閑吟寄友唯
生紙草具留僧只野蔬則宋人不必用熟紙也其詳
載諸蒼瓊錄邵氏聞見錄所云恐謬說耳

古人以**稽首**為敬之至諸侯拜天子大夫士拜其君
之禮也古者人臣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

再拜稽首而受是也故東漢表文用**稽首再拜**西漢承秦

法朝臣上書稱昧死言非古禮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拜頓首首頓於

手而已禮至末世而繁今人書劄多稱百拜不知創
自何人明太祖以其非實禮諭禮部改定儀式令人

遵守然通用既久以為至敬時俗所尚終不可已故

奉詩於君從風雅用之余於蒼瓊錄論之詳矣平禮

稱拜而已下交用肅拜可也周禮註肅揖也

百拜字出樂記言飲酒之禮賓主交拜之多耳陳子

昂為建安王獻食表曰天子萬年永慶南山之壽微

臣百拜長承北極之恩此為人臣拜君之稱其昉於

唐人歟

贈人詩文押印上用白文姓名印下用朱文表字印

或用號印非也若非贈人者用號印亦可但押之名

印上不可也

名印白文為正式說見學古編字印辨印須從朱文其詳載諸蒼瓚錄此不復

具上君詩上用姓名印下用臣某印左臣一字右名

二字共白文倣漢王疾已王始昌印見郎瑛古圖書

不知禮者或用字印故為詳其說又士庶人印或曰

某之章僭也漢官儀吏秩二千石以上銀印龜鈕其

文曰章曰某官之章蓋其稱次璽也

取風雅語作條印印於書幅之首謂之引首印俗稱

關防印謬矣關防者官府文書關防姦偽條印也法

當施簡端或題次押非也是物古未之聞蓋起於宋

人云朱象賢印典引梅菴雜誌極為杜撰可笑然雅

事緣飾於義無害雖非古制從眾可也但其語太過

風流或所謂講道學來者並不可用已

詩人方寸印中記其鄉貫世系以求知於人鄙矣余

嘗見一輕浮子印曰淡海鷓鴣氏支族姓名之章下

印曰字予曰某別號某家在某山下某處何其不憚

煩也又見一希姓人印曰某天皇勅賜某姓押之已

名下小人無忌憚之甚矣

人各以已鄉為誇好稱風土人物之美或斥其非則

怒而欲爭矣。蘓秦之遊說也，必先美其國，以悅主之心。余初讀史，頗病其鄭重。及遊歷四方，始知其善體人情。所以鑽六王之巧也。唐時伊周、昌遊茶陵，其民採芒織履，因題縣門曰：茶陵一道好，長街兩畔栽。柳不種，槐夜後不聞更漏鼓，只聽鋤芒織草鞋。縣官及胥吏皆怒，即日逐出界。遊他邦者，宜監戒也。

一犁雨言農畝需足。杜詩：一犁春雨足，蓋民待雨得一霎，輒試鋤地，見其潤之所透。蘓轍詩：雨深一尺春耕足，即其義也。又吳融梅雨中庭自有兩犁泥，又有

半鋤雨半犁泥，皆自杜詩來。

劉邠伯一星深戍火，李群玉一星幽火照。又魚言一點微少，韋莊春橋南望水溶溶，一桁晴山倒碧峰。言連山如一衣桁皮。日休文買桐江一朶山，猶言一片以花瓣比韓偓小港春添水，半腰言纔深及腰。溫庭筠萬家砧杵三篙水，猶日三竿之例。陸龜蒙一簪秋髮未曾梳，言僅足插簪。王周一鈎新月未沈，西言細而曲。陸游一梳殘月伴新霜，言半輪如插梳，皆一樣文字。

杜詩紅顏白面花映肉東坡海棠詩翠袖卷紗紅映肉肉謂人肌膚俗甚不可做顰也誠齋詩草色染成藍樣翠桃花洗出肉般紅尤不堪穢矣邦俗忌穢為禮播磨宗粟郡長門宗戶氏皆用古文蓋肉字嫌瀆尊貴清覽故避之也况以花比肉乎好奇者或犯故為表之

弔慰詩文印用青色凶禮不可用朱故易之也嘗見人詩印用青色余怪之蓋居喪云吁制中可弄翰墨耶二蘓兄弟居喪再期之內禁斷作文章况肯詠詩

乎何也詩乃有韻之文正哀戚不暇之時奚為其操觚拈韻哉故古人無哭父母詩况於他題乎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于世坐廢不豫榮伍其致清議如是可不監也哉

讚州丸龜女才子井上氏通子詠剪綵牡丹呈我先君了義公詩及國字卅一之什余獲而藏之如左歲己巳孟春藤堂侯尊君為大姉養性君以剪綵牡丹紅白兩枝遠自勢州致之江府大姉君慰

悅無限深感其友愛之情芳乎千里之外因命妾獻
鄙詞雖恥此花之奇巧艷麗然尊命不可辭謹綴短
篇敢呈閣下誰剪餘霞綺裁成貴絲新艷華殊絕世
秀色永留春妙見經營手工欺造化神芳馨千里外
明德仰淳仁享加美具作享加起個個路乃達涅餘
里耶加加留伊路可乃波奈八佐起計叫元祿二年
閏正月廿六日井上氏通百拜余嘗讀井上氏歸家
日記及處女賦驚其才識之秀又見鳩巢可觀錄白
石諸公稱其人品不唯文藻也巾幗中有若人於戲

不尤偉哉

先侯鶴汀公博學善詩恐當時諸侯中無比肩者豈
置山覽古詩并序維昔元和己未之歲

台德公易我南勢之田割賜城和二州之地於是豈
置之山入我封疆矣今茲安永丁酉九月巡封之次
登覽于此山水之奇巖壑之幽固不可勝言也余嘗
讀史深悲元弘之亂夫當時勤

王之兵仗義奮勇一可以敵百而山之險要害尤固
非姦賊襲間道安肯至敗績耶蓋山下飛鳥路村民

爲之導云我笠置邑人深惡其不義至今四百餘年
尚不肯通嫁娶嗟呼此宜稱義鄉可與仁里作對也
行宮之陷實屬季秋余遊適當其時尤不勝感慨斐
然作辭聊述懷古之恨庶亦後來者其有所觀感矣
名山鬱宮業佳氣接

帝州壯哉山河固化城倚上頭鬼工怪巖峻增勢蒼
崖嶮巖石門幽探勝登覽窮絕頂翛然物外雲霞遊
君不見

元弘天子蒙塵日間關投跡此地留維南有木協靈

夢相見何晚楠子謀風飄錦旗懸日月雲擁金甲列
豺貅敵愾忠奮義烈士競銳慄悍猾賊讐積骸填塞
地獄壑木津河水漲血流

王師負險賊怙衆未知攻戰幾時休一夜間道狂飈
火金碧伽藍忽薪爇

君王避難迷行在風流摺紳多俘囚旂旒影滅雲漠
漠鼓角聲斷鹿呦呦旻天草木搖落日悲風慘愴戰
塲秋獨有蕭條山水景陳迹千古鬼神愁或請造碑
建諸山上臣力贊焚之屬有故不果山靈亦應抱憾

焉惜哉

詩用得字謂其不易得也人間能得幾回聞借問漢宮誰得似常得君王帶笑看自憐深院得徊翔品流應得近山雞皆言其所不可得而能得之也僧貫休上蜀主王建詩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言以垂垂投老之身陵其不易得來而至猶言故故也東坡詩知是多情得得來多情二字即得得之由王建所以深喜也

古所謂扶桑樹者

山海經湯谷之上有扶桑十日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

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楚辭飲余馬於咸池兮摠余轡乎扶桑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國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大三千圍兩樹同根更相依倚葉如桑故名爲扶桑蓋在伊豫海濱洪荒時物云按史

景行天皇西巡時履僵卧巨木度海抵火州此其是矣其大且長何如哉所謂其未僵之時當朝日則隱杵島山及夕日則覆阿蘇山者理或然也故西土之人稱扶桑國者指筑紫地方也王維送晁監鄉國扶桑外主人孤島中韋莊送僧敬龍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東更東言日本去扶桑更遠也白石先生

考以總地為扶桑鑿矣伊豫大洲海底有撈得陰沈木者道是扶桑朽株余家藏一小片色玄木理存質膩類水沈磨之生光如玉牢比石因琢為硯甚工餘材為印章及香撞墜子貽之後昆永為家寶予所識貴家有_下用造碁局者尤希世之珍也

人之不良於師友之阨不唯不往視雷同時勢左袒姦黨讒誣侮謗操戈下石悲夫晏元獻嘗謂士受人眄睠隨燥溫變渝如翻覆手曾一女子不若蓋指宋子京而言元獻當國子京為翰苑晏愛宋之才雅甚

親密之中秋晏開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其揮毫之際餘醒猶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見漁隱叢書視徐誨送楊臨賀事何如哉又真德秀書趙蕃從劉清之事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嗚呼彼輩豈知世有若人哉噫四溟詩話曰意巧則淺若劉禹錫遙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是也句巧則卑若許渾魚下碧潭當鏡躍鳥還青嶂拂屏飛是也此寔中窾余嘗譬之

如俗畫寫真，雖形色相肖，而神彩索然。若王璘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散夜叉頭，尤不勝俗形容。雖巧苟無風趣，豈詩云乎哉。

枕山樓詩話曰：流淚斷腸等語，初學不宜輕用。唯出唐人點鐵成金之手，覺自有其妙。不見酸楚如少陵翁向人涕泣而道亦自風雅。學之則不可。此言大好扼腕悲歌風塵睥睨等語，尤不宜輕用。嚴滄浪曰：須是本色，須是當行學者，其慎旃哉。

老畏里胥如畏席，敗人詩思攪人眠。此藏句之法。從常字看出。言常畏里胥如此，今歲乃遇旱魃，不免於催租之責，是預可憂也。因憶孟子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亦是藏句。言惟其不然，是以不豫也。遺一轉語，不肯說盡，而感慨之切溢乎言外，不亦妙乎。從前諸註皆謬。坐不注目如字也。

余咏人影詩：旅館寒燈向隅坐，秋郊斜日先身行。以身對隅，或者譏之。范石湖詩：一岡邑屋舊河灘，卻望

河身百里間陸放翁詩旋糴街頭數升米黃昏看上
店身燈身謂中央此其所以對隅也杜詩生理祇憑
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生理資生經理之事然借
媵理以對顏也沈雲卿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換牙
緋金人吳激手版西山聊復爾角巾東第定何如皆
是此法所謂活對也元人貫酸齋詠蘆花被西風刮
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身與際對不亦工乎
余論詩弟子下學工夫由邇涉遠宜憑我爲階梯枕
藉鄙集務摸放之即在此中作賊生吞活剝任爾伎

倆只要螟蛉化蜂既至其小成輒脫屣超乘直攀古
人之域三唐宋明自在也於是各寫一本吟翫自資
體裁相肖漸近自然故雌黃易施而上達殊速師弟
俱省勞方便之捷徑也此亦教之一術爲書以貽後
進但師非其人賊夫人之子不可不擇也

石林詩話曰王荊公嘗有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
祝擾庚桑之句有人稱其的對公曰伊但知柳對桑
爲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千數之也明道雜志曰
蘓公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初白頭黃九

云豈有用白對天乎公哂之余嘗讀此說因每閱唐詩留心推例凡數目干支尺度量衡五色五味四方四時此中文字交互對偶又與天地朝野仙凡公私晝夜晨夕早晚昨今陰晴寒溫冷暖老少壯衰雌雄牝牡新故生熟真偽虛實尊卑貧富前後左右內外上下本末大小巨細洪纖脩短輕重高低平側厚薄濃淡淺深疎密稀稠強弱剛柔曲直橫斜喧靜勝劣善惡奇正衆寡同異遠近往來聚散斷續有無浮沈安危緩急遲速久暫清濁暗明榮凋乾濕開落芳臭

彼此爾我自他流飛

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

等反對字亦皆

透互取對縱橫自在也杜工部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遠傳冬筍味更覺彩衣春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百花檐外朶青柳檻前梢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往者灾猶降蒼生喘未蘓別筵花欲暮春日鬢易蒼不返青絲鞚虛燒夜燭花瓜須辰日種竹要上番成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紅蹄亂踏春城雪花頷驕嘶上苑風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管寧

鄭公綵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縱酒欲謀良夜
醉還家始散紫宸朝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
古今翰林歸心結遠夢落日懸春愁涼烟浮竹盡秋
月照沙明暖風花繞樹秋雨草沿城樹深時見鹿溪
午不聞鐘春風開紫閣大樂下朱樓烟花宜落日絲
管醉春風喧鳥迎風轉春衣度雨寒初從雲夢開朱
邸更取金陵作小山王右丞雀乳先春草鶯啼過落
花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槐色陰清晝楊花惹暮
春晚鐘鳴上苑疎雨過春城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

流水入西隣鸞輿迥出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蘼
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閑岑嘉州江村片雨
外野寺夕陽邊時衣天子賜厨膳大官調彈琴醒暮
酒卷幔引諸峰高渤海坐令高岸盡獨對秋山空出
門看落日驅馬向秋天夏雲滿郊甸明月照河洲蒼
生謝安石天子富平侯吳會獨行客山陰秋夜船故
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建寅迴北斗看曆
占春風故郢生秋草寒江澹落暉盛府南門寄前程
積翠中鳥聲春谷靜草色大湖多猿聲知後夜花發

不見言言
見流年寺路仰看飛鳥外禪房空掩白雲中人於紅
藥偏憐色鶯到垂楊不惜聲韋蘓州同占朱鳥剋俱
起小人言幾日東城陌何時曲水濱乍迷金谷路稍
度上陽宮錢仲文落葉淮邊雨孤山海上秋閑鷺棲
常早秋花落更遲漢浦浪花搖素壁秦陵樹色入西
窓四野山河通遠色千家砧杵動秋聲白香山人家
黃茅屋官舍苦竹籬獨登高寺去一與白雲期九月
全無熱西風亦未寒歲盡籃尾酒辛盤先勸膠幾處
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近見詩中歎白髮遙

知閫外憶東都劉夢得別路千峰外詩情暮雲端樹
含秋露曉閣倚碧雲天仄瑄應新律銅壺添夜籌離
堂未暗排紅燭別曲含淒颺晚風杜牧之北闕千門
外南山午谷西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重尋春畫
夢笑把淺花枝白鷺烟兮光的微連風定翠沾沾
李義山橋迥涼風壓溝橫夕照和怨目明秋水愁眉
淡遠峰誰向劉伶天幕內更當陶令北窓風水憶江
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薛大拙黃沙人外濶飛
雪馬前稠無計延春日可能留少年新年人未去戊

不舟言言
日燕還來稠樹蔽山聞杜宇午烟熏日食嘉陵曲水
池邊青草岸春風林下落花盃輦和調角秋空外砧
辨征衣落照間賈長江故園從小別夜雨近秋聞秋
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噪軒高樹合驚枕暮山橫積
雨荒鄰圃秋池照遠山陸魯望短髻看成雪雙眸舊
有花俄分上尊酒驟厭五侯鯖霜染洞泉渾變紫雪
披江樹半和春行次野楓臨遠水醉中衰菊卧涼烟
三泖涼波魚鮑動五茸春草雉媒嬌十洞飛精應徧
吸一簪秋髮未曾梳窓憐返照緣書小庭喜新霜爲

橘紅蘚銜荒磴移桑屐花浸春醪挹石缸鄭都官一
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霜漏清中禁風旗拂曙天已
難消永夜况復聽秋霖野綠梅陰重江春浪勢麤遊
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好句未停無暇日
舊山歸老有東林深愧青莎迎野步不堪紅葉照衰
顏窓下調琴鳴遠水簾前睡鶴背秋燈右信手抽取
全唐詩令二三子檢出以備後進標準亦可以廣其
資而參其變也夫觸類隅反者略舉其例而足是何
不憚煩之甚亦唯爲蒙學致婆心且不虛諸子之勞

耳

自恃聰慧終虧學力人間可惜莫此為甚張于湖自負才氣每作詩輒謂視東坡何如門人謝堯佐曰以先生筆勢讀書不十年吞東坡有餘矣唐六如畫學周東村而雅俗迥別或問東村畫何以俗曰祇少唐生數千卷書祝枝山深悅少陵讀書破萬卷下筆若有神之語曰此臨池家刑俗魔之寶劍也置其信哉夫詩賦書畫之工雖由別才微學殖以資之未易深造焉蓋讀書可以盪滌塵穢故謂之心塵帚黃山谷

言人胸中久不用古書澆灌則塵俗生其間對鏡覺面貌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又曰子弟凡病皆可醫但俗不可醫然唯讀書可以勝之又論書曰士大夫下筆須使有數萬卷書氣象始無俗態不然一措書吏耳皆警俗名言也即有天縱之才苟不學無術則塵坌之氣填胸塞膺雅趣掃地齷齪乎不勝鄙陋矣技之所以不能免俗也

楊升菴云智果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古人所以貴於人品高也夫書有僧氣尚為可恨詩

不真言言卷五
帶俗氣豈可堪乎乃欲人品高不可不養也故曰詩雖一小技然非胸中有萬卷筆下無一塵亦不能臻其妙也

一題而強作數首辭采意旨彼此相犯索其指歸一章可盡不如割愛之為愈也蓋初臨題所得中聯其聲律不與起結合更改作對偶於是所剩難助自吝不能棄遂衍構多篇架屋疊狀餽釘成堆故字換而意同數首如一首徒天闕剡藤耳

曹唐大禮詩七律四首允稱傑構然詩中千官三見

天壇玉藻並再見識者病其複用余謂不特此也四章俱叙曙景不耐雷同雖多奚以為如老杜秋興八首長安夔府昔事今况晝夜陰晴俯仰行坐情景互叙悲歡交集意旨辭采未嘗犯重錯綜變化不可端倪調劑停勻之妙尤見良工苦心所以為千古絕作也

裴夷直同樂天中秋洛河翫月二律前首云蒼龍頷底珠皆沒白帝心邊鏡乍磨後首亦云子珠競沒蒼龍頷一鏡高懸白帝心兩聯全是一意雖兒童所不

為蓋初稿未圓因轉韻改作而後人誤並傳耳
釋靈一僧院虎溪閑月引相過帶雪松枝掛薜蘿無
限青山行欲盡白雲深處老僧多通篇全寫秋夕涼
景則雪宜作露用倒置法以治聲律言薜蘿帶露掛
于松枝也若松林雪尚封條則滿山皓皚溪路不通
矣即月凝清光豈能引入乎且薜蘿葉盡獨存蔓耳
何以見其掛哉又何得後曰青山其為誤寫的然無
疑乃千百年讀者無一人覺其誤何耶
可以死矣捐生取義殺身成仁是也可以無死矣苟

不足為國家者豈如匹夫匹婦之為諒哉或狗名激
禍徒俠者之狂也放翁為韓平原作南園記勢不得
已也初誠齋固辭而翁又峻拒之必激其怒徒速禍
耳記中唯勉以忠獻之事業寔無諛詞其亦何尤也
宋史本傳因朱子言橫致訾議何其固也文海披沙
歷舉古今文人無行者不詳其事實漫吹聲誣之不
尤寬乎翁示兒詩曰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
州同王師北平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此其絕筆
亦有三呼渡河之態翁之心事于易簣時猶矍矍如

是其志節可見已

自室町氏擅霸政而文物名號之濫往往窘於措辭殆有不可筆焉者施及今日其名位之隆尤難於稱謂若過則傷於僭恐損霸朝恭順之美不及則嫌於貶或與侯國事體無別洵為文場大厄矣夫正名明義師儒之任關係匪輕不容不慎焉要之吾儕陪臣非不得已之外謹無挂之筆舌可也

宋黃徹碧溪詩話曰東坡詩云楚雨遂昏雲夢澤吳潮不到武昌宮失於一時筆快遂以王宮目之繼有

李成伯題云寂寞西山舊巢穴庸兒猶道帝王宮語幾於罵矣夫吳主號皇帝後世賤其僭偽不月與以宮稱之詩筆稱呼之嚴其可慎如此也

顏氏家訓曰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岳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云倪天之和今為此言則朝廷之臯人也此尤所宜重慎而木門護社諸人於霸府稱謂是類比比犯之肆然無所忌憚春秋之義謂何

知父母之年一喜一懼孝子之用心也於是知命以
上每加十衰值其覽揆之辰邀宴親戚義故作歌詩
以侑壽觴雖古禮所不聞亦孝義之道也近時文風
日趨浮靡好事小人自集祝嘏之詞廣請諸四方以
夸堆積之盛介人來乞者紛紛不已余頗厭惡之一
切弗敢與聞夫詩發乎情者也今他方之人未嘗交
一臂即其壽夭於我何干所謂秦人之視越人之肥
瘠耳且夫其人無德之可述無功之可叙頑然保壽
考而視息天地之間其不爲虛生者幾希乃強作世

情之語過稱虛美漫投浮詞豈非輕薄之甚哉但苟
有一面之舊者爲其親乞求則豈容漠然此不可以
常限爲拘已或嫌其失義于他人遂併此拒謝抑亦
非人情矣近又有求討輓詩者夫輓詩平生交游有
契誼之舊一旦聞其死而哀傷之自發于言耳豈可
素昧平生者見求而強作之乎禮曰知生者弔知死
而不知生則傷而不弔蓋不知生而弔之則近於諂
也况進輓詩乎即知生交不深何悼之有孔子弔舊
館人惡涕之無從於是乎乃有贈焉今半面之識遽

自稱知己，佞哀乾，哭吠聲以應之。末俗弊風之煽，無所不至哉。

弇州評李長吉詩奇過則凡，老過則稚。此方近今詩人舍唐而趨宋，變雅而就俗，專尚尖巧務逞詭怪聲調，卑靡旨趣猥瑣，豈徒凡且稚哉？徃徃不勝癡騃令人捧腹。余所以禁初學，令不趨時風也。

陳去非曰：揚子雲好奇，唯其好奇，所以不能奇。夫揚子猶然，况凡手而好奇，不啻醜婦之顰。

陵陽室中語云：詩使事要事，自我使不可反為事使。

夫詩語尤貴圓。今之耽宋詩者，偶獲一奇語，便欲遽用之，強為是而作，故反為奇語，使不勝生硬。真所謂下劣詩魔也。

不舟言言卷五

夜航詩話卷之五

...

...

...

...

...

...

...

...

...

